



「勁水國寶：故宮 × 蘭博特展」 蘭博文物概述

■ 邱秀蘭

蘭陽平原在海洋、山地與水文環境的滋養下，孕育了丸山、漢本與淇武蘭等先民族群。他們留下的精緻遺物，共同勾勒出當時人群的遷動脈絡、工藝技術的演進，以及跨族群交流的深厚歷史。此次蘭陽博物館與故宮的合作，使在地考古與國家典藏首度在宜蘭相互映照。透過展覽，我們得以看見蘭陽先民如何以工藝書寫自身的文明篇章，也讓今日的宜蘭得以承繼這份深沉而豐厚的文化底蘊。

宜蘭地區的考古研究始於日治時期，森丑之助（1877-1926）與移川子之藏（1884-1947）等學者陸續展開零星調查。1960年代，中央研究院與臺灣大學的考古學家記錄了十餘處遺址；然而，大規模且系統性的研究直到1980年代晚期才真正展開。自1990年代末期至2022年間，隨著丸山寶塔、高速公路、蘇花改與校園工程等建設推動，陸續進行多次危機搶救發掘，丸山、大竹園、淇武蘭、漢本與宜蘭農校等重要遺址皆在其列。累積超過三百萬件出土文物，為建構蘭陽史前文化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

本次特展精選十五件史前時期的「國寶級」考古文物，與故宮典藏並置展出。不僅讓在地鄉親得以在家門口親炙國家級文物之美，也使遠道而來的旅人重新看見蘭陽文化豐厚而獨特的底蘊。

石器加工：新石器時代晚期的丸山遺址 （距今約3200～2300年）

丸山遺址（圖1）的先民選擇定居於冬山鄉的小山丘上，生活型態以農耕、漁撈與狩獵為主，並擅長製作石器與陶器。遺址中大量出土自花蓮運來的玉製工具與飾品，顯示丸山當時是玉器交換的重要樞紐，與臺灣東部地區存在緊密的往來。

丸山人長期聚居於此，並有意識地規劃居住空間。他們將墓葬（石板棺與甕棺）安排在家屋四周，並以陶罐、石器與玉器作陪葬品，展現強烈的家族延續觀念。透過遺址發掘，可清晰呈現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生活與社會面貌。

遺址中發現大量石器、器胚、石料與石製廢料，並有疑似石器製作區的集中現象，顯示丸山是一座重要的石器加工場。¹除了就地



圖1 1998年丸山遺址搶救發掘現場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取材利用蘭陽平原的陶土與山區石材外，居民亦大量使用花蓮的玉材，玉器在其社會中具有高度地位，同時印證了其跨越山海的文化交流網絡。

展出的捲瓣形石刀（圖2）是一種新石器時代中期至晚期常見的單刃石製工具，在臺灣東北部地區，尤以蘭陽平原發現數量最多。造型立體優美。設計上，其刀背至刃部的剖面呈圓

滑曲線，厚度逐漸變薄，刀刃為弧形且偏鋒，而圓潤的背部則有助於使用者更好地握持。石刀經過細緻打磨，兩側各設有一個小孔。刃部上留有許多細小的缺口，這些痕跡顯示它曾被使用過，考古學家推測其功能可能是用來收割粟穗的農業工具。這件文物證明了丸山文化時期，人們對農耕生活的重視和對工具製作的精巧掌握。



圖2 新石器時代（距今約3200～2300年） 捲瓣形石刀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典藏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WS-IV E0301



圖3 新石器時代（距今約3200～2300年） 人獸形玉玦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典藏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WS-IV O0920、WS-IV O0497



圖4 新石器時代（距今約 3200 ~ 2300 年）陶偶 宜蘭縣政府文化局典藏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WS-IVPI011、WS-IVPI015、WS-IVPI012、WS-IVPI013、WS-IVPI014

人獸形玉玦（圖3）是臺灣新石器時代晚期重要的玉器之一。它們大都發現於墓葬裡，作為耳飾戴在死者耳朵上，推測為重要的陪葬品。目前全臺灣出土人獸形玉玦有發表報告數量累積約 40 件，丸山遺址 12 件，卑南遺址約 5 件，與其他遺址發表數量相較為多。丸山玉玦的質地與花蓮豐田產出的閃玉相似，證明了丸山人與臺灣東部玉產地有頻繁的往來。工匠使用了精湛的透雕手法，雕出兩個並立、雙手插在腰間、雙腿微分的人形。兩人頭上共同頂著一隻犬獸形動物。這種整體造型優美且十分罕見，是臺灣獨有的玉器形式，顯示了當時人類透過複雜的島內交易網絡來到宜蘭。²

手塑的陶偶（圖4）呈柱狀，推測可能作為容器上的把手，或完整器物的部分裝飾。陶偶造型不一，考古出土最常見的是類似動物造型的鳥頭或狗頭，尤以狗頭最多。其中，狐狸狗型的陶偶底部端平，製作精美，展現了史前人類與狗之間的密切關係，以及他們對美學的想法與品味。

熱鍊金屬時代：海洋貿易樞紐的 Blihun 漢本遺址（距今約 2100 ~ 1100 年）

漢本遺址（圖5）橫跨宜蘭新石器時代晚期至金屬器時代。其位於宜蘭最南端的南澳鄉，背倚中央山脈、面向太平洋，是因蘇花改工程而意外發現的第八處國定考古遺址。此處不但具備豐富的文化層，也展現當時海洋文化的活躍面貌。³



圖5 2017 年 Blihun 漢本遺址搶救發掘現場參訪導覽解說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圖 6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 2100 ~ 1100 年） 貝片串飾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典藏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0212HPMB-001 ~ 095

漢本先民不僅建立了穩定的聚落，並清晰勾勒出家屋、駁坎、煉鐵爐與石棺群等生活圖景。最重要的是，他們掌握了成熟的高溫工藝，包括金器、銅器、鐵器等製作與使用，這標誌著臺灣史前文化邁向金屬器時代的關鍵轉變。漢本遺址中豐富的外來物品，如瑪瑙、玻璃、長沙窯與開元通寶，也證明漢本先民是一個活躍於海上航運與貿易的族群。他們可能攜帶器物出海，與東南亞的島嶼民族進行貿易，並帶回珍貴的舶來品。儘管聚落曾多次遭受自然災害，人們仍一再重建家園，暗示此地當

時的海上航線中扮演著重要的據點角色，具有獨特的海洋文化特色。⁴ 因此，面向太平洋的漢本人亦擅長利用海洋資源。他們將食用後的淺海貝（如碑礫、芋螺、駱駝螺等）加工製成貝環、貝珠、貝板等飾品。

展出的貝片串飾（圖 6）由碑礫裁切磨製而成，厚度約 0.2 公分。每片外形相同，呈冠頂扁方形，中央有兩孔。整串飾品共由 82 片組成，做工精美，充分展現了漢本先民的巧思和海洋美學。⁵

骨質人形刀柄（圖7）以動物骨雕刻而成，採淺浮雕刻劃出主體的立體感。作品形象為蹲踞人形，具大眼睛、長耳、露牙大口，額頭上刻雙蛇形紋，耳下有獸頭，身體覆以細緻的幾何線條。其風格與後期北部平埔族群及南部排灣族群的藝術語彙相近，可視為臺灣原住民藝術的早期雛形。⁶

青銅刀柄（圖8）皆出土於石板棺或墓葬周邊，應屬於陪葬品。其刀柄的外觀呈人面型，側邊有成串的半圓鏤孔襯出人形，頭上戴著弦

紋裝飾的漏斗型帽子。長形臉上眉眼鼻口皆具，頸部以下可見以弦紋、乳丁紋裝飾的頸飾及服飾。近年來，考古學家在漢本遺址及臺東舊香蘭遺址都發現用來鑄造青銅器的砂岩石範，石範上有鑄刻相似的人形主題。據此研判，這些青銅刀柄應是在臺灣本島製作，其原料可能是由島外取得的青銅錢幣熔鑄而成。⁷ 這件文物顯示了漢本先民不僅掌握了複雜的金屬高溫工藝，還將具象的人形母題融入了高階工具或飾品中。



圖7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2100～1100年）骨質人形刀柄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典藏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0212HPOH-005



圖8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2100～1100年）青銅刀柄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典藏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0212HPUH-007



圖 9 2001 年礁溪鄉二龍河畔發現淇武蘭遺址考古試掘現場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珍稀金鯉魚：淇武蘭連結史前與歷史的噶瑪蘭舊社（距今約 1400～100 年）

淇武蘭遺址是銜接宜蘭史前與有文字記載時代的重要據點。其文化層分為兩階：上層屬十三行文化舊社類型（距今約 600-100 年前），下層為普洛灣類型（距今約 1400-900 年前），對理解噶瑪蘭族早期社會具有關鍵意義。⁸

舊社時期的淇武蘭位於礁溪鄉二龍河畔（圖 9）。十七世紀荷蘭文獻記錄此地為臺灣中北路規模最大的原住民聚落。聚落依水而建、人口眾多，與外界貿易頻繁，象徵臺灣從「無文字的史前」邁入「有文字的歷史」的轉折。當時人們以干欄式建築為家，結合林野生產（射鹿、獵山豬）與水域漁獵（鏢魚、撿蝦貝），發展出與蘭陽「多水環境」共存的生活方式。

遺址出土大量地方製陶器、木器與漁具，亦有進口陶瓷、銅錢、玻璃珠、瑪瑙珠等舶來

品，反映噶瑪蘭族活躍於國際貿易網絡。淇武蘭亦是臺灣少數可保存浸水木質遺物的遺址之一，因蘭陽平原豐沛地下水，木質器物能隔絕氧氣而未被腐蝕，使其具備高度研究價值。且透過考古成果與文獻比對，我們得以更貼近噶瑪蘭社會的生活樣貌與文化變遷。

展出的幾何印紋陶罐（圖 10）是礁溪鄉淇武蘭遺址出土的代表性文物，為蘭陽平原上噶瑪蘭人常用的生活器具。其外形特徵為圓底、鼓腹、侈口。陶罐胎壁的厚度不均，從 1.5 至 4.0 公釐不等，重量約為 285 公克。儘管胎壁薄且輕巧，器表布滿精美的幾何印紋。⁹ 其製作技術高超，雖然未上釉，卻能盛水不漏、炊煮不裂。陶罐上留有使用過的煙灰痕跡，顯示它曾被用來烹煮或盛裝物品。展現了當時先民高超的工藝智慧與重要的歷史價值。

蘭陽平原擁有豐沛的地下水源，獨特的水環境使得深埋地底數百年的木質遺物得以保存下來，見證了蘭陽水環境對史前文化資產的珍貴延續。2001年，礁溪鄉淇武蘭遺址發現了第一件木質的「魚形雕板」（圖11）遺物，在臺灣考古非常難得。這件雕板厚薄不均，從0.2至1.8公分不等，重57.2公克。雕板的正反兩面皆刻有細緻的線紋，紋飾呈現戴高帽的人臉，帽上飾有大型十字交叉紋，此外，雕板中央有一圓孔，孔徑約0.7公分，內嵌一小段圓木。雕板尾端兩側削切平直，未加修飾。

雕板的用途不清楚推測可能是作為樺頭使用。¹⁰ 它的雕刻工藝十分精細，展現了史前噶瑪蘭族群的卓越工藝與文化藝術風格。由於浸水木質遺物保存困難，目前正以水中浸泡方式維持穩定，並規劃未來進行加固保存，以利研究與推廣。

淇武蘭的魚形金屬編物（金鯉魚）（圖12）是十六、十七世紀蘭陽平原上，噶瑪蘭族人極為珍視的飾物。清代文獻《東槎紀略》和《噶瑪蘭廳志》、《噶瑪蘭志略》均有記載，這種飾物由銅線纏繞而成，層疊結構形似新月或魚形，製作技術精湛。¹¹ 噶瑪蘭人佩戴出入，用以誇耀，眾人見之皆羨慕不已。考古發現印證了文獻記載，淇武蘭遺址與宜蘭農校遺址的墓葬內均出土了「金鯉魚」，它們被放置於死者胸前。隨葬品常伴有珍貴的金箔、金珠、銅環及各式小珠等，顯示其極具價值和地位。這件文物不僅是一件考古遺物，更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符碼。

噶瑪蘭族的歷史能被完整記錄，極大程度仰賴陳淑均（約1785-1840）於清咸豐二年（1852）編成的《噶瑪蘭廳志》（圖13）。此書自道光十一年（1831）開始編修，歷時二十二年方刊行，是宜蘭最早的地方志。內容涵蓋地



圖10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600～100年） 幾何印紋陶罐 蘭陽博物館典藏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2014L010002



圖11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600～100年） 魚形雕板 蘭陽博物館典藏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2014L010006



圖 12 金屬器時代（距今約 600 ~ 100 年） 魚形金屬編物（金鯉魚） 蘭陽博物館典藏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2021L010003



圖 13 清 咸豐 2 年 陳淑均 《噶瑪蘭廳志》卷五〈風俗篇下〉記載金鯉魚是噶瑪蘭族珍貴的飾物 仰山書院藏板 © 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提供 文物編號 2008L050104

理、官制、物產、風俗等面向，其中〈風俗篇〉詳述噶瑪蘭族的服飾與珠飾，包括金鯉魚，為研究族群文化的重要依據。¹²

《噶瑪蘭廳志》的問世，使歷史文獻與淇武蘭的考古材料得以互相印證，顯示蘭陽平原人群文化的延續性，深化我們對宜蘭歷史層積的理解。

小結

從新石器時代的丸山文化，到金屬器時代的漢本與淇武蘭社群，蘭陽史前文化以多樣而精湛的工藝，描繪出一條綿延數千年的文明脈絡。丸山人製作的捲瓣形石刀與跨越山海而來的人獸形玉玦，展現了精巧工藝與廣泛交換網路；漢本先民掌握高溫冶煉技術，打造青銅刀柄，並以骨質人形刀柄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

映照出他們在海上交流中的活躍足跡。到了金屬器時代末期，淇武蘭社群製作出胎薄輕巧的幾何印紋陶罐，而「金鯉魚」飾物更在考古發現與《噶瑪蘭廳志》的記載中互相印證，再加上難得保存的木質遺物，使我們得以追索噶瑪蘭族群從史前走向歷史的文化轉折。

這些深埋地底、跨越千百年的遺物，不僅重現史前宜蘭文化的瑰麗面貌，也訴說著水文環境的深刻影響。蘭陽先民長年與潮濕、多水的平原共存，在山海交界的人地關係中孕育出堅韌、樂天與豁達的生活智慧。透過本次展覽，我們期盼民眾更加理解並珍惜這片土地的文化資產，也盼為新一代埋下熱愛藝術與在地文史的種子，使這段與水同行的蘭陽史詩得以延續流傳。

作者為蘭陽博物館展示教育組組長

註釋：

1. 整理自劉益昌、江芝華、邱水金、李貞瑩，《宜蘭縣丸山遺址 1998 年發掘整理報告》（宜蘭：蘭陽博物館，2017），頁 58-60。
2. 郭素秋，〈宜蘭丸山遺址的甕棺與人獸形玉玦——兼論玉礦產區老山遺址的甕棺〉，《古今論衡》，40 期（2023.6），頁 3-32。
3. 朱正宜，《重見／建／現·漢本——發掘階段成果特展 | 展覽專輯》（宜蘭：蘭陽博物館，2017），頁 14-20；朱正宜、傅作新、薛宏彬等，《畫說史前 Blihun 漢本》（臺中：文化部文化資產局，2024），頁 24-28。
4. 朱正宜、傅作新、薛宏彬等，《畫說史前 Blihun 漢本》，頁 68-72。
5. 朱正宜、傅作新、薛宏彬等，《畫說史前 Blihun 漢本》，頁 84。
6. 朱正宜、傅作新、薛宏彬等，《畫說史前 Blihun 漢本》，頁 92。
7. 朱正宜、傅作新、薛宏彬等，《畫說史前 Blihun 漢本》，頁 38。
8. 陳有貝、邱水金、李貞瑩，《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冊 1》（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 38。
9. 整理自陳有貝、邱水金、李貞瑩，《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冊 4》（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 15-28。
10. 陳有貝、邱水金、李貞瑩，《淇武蘭遺址搶救發掘報告·冊 5》（宜蘭：宜蘭縣立蘭陽博物館，2008）頁 25。
11. 「俗重金鯉魚，以銅線編成，形如新月，佩之出入，群以為艷羨矣。」引自姚瑩，《東槎紀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3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頁 77；「蘭番常以低金絲線做一弓一弦之勢，長約尺許，高約二寸，以金線數纏于弓弦之際，狀似扁梳，懸於眉額，名金鯉魚。」引自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5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228；「今諸番去銅鈴而飾以琉璃念珠，其貴者以金絲製為魚。」「胸前以琉璃碎珠穿作纓絡，亦有項挂金絲魚形者。」、「內山土番以金絲纏繞、橫斜作魚，懸之項頸間，名曰金鯉魚。」引自柯培元，《噶瑪蘭志略》，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22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頁 11、126、199。金鯉魚由 3 條金屬線對折成 6 股編製而成。
12. 整理自陳淑均，《噶瑪蘭廳志》，收入《臺灣文獻叢刊·第 157 種》（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 7-15。